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續濟公傳
第二三〇回 吃酒談心群殷得意 爭多較少兄弟逞威

話說殷長貴同著大眾本家及殷大鵬、小鵬、三鵬兄弟三人，將大保兒的棺材搶了，連釘也不曾封，就送掉亂墳葬埋掉，心中好不滿意。那一路之中，有的談的，有的笑的，有的唱的。殷長貴固然覺到自己是一個大財主的，殷大鵬兄弟三人每人也攤著七百銀子，還有個不心滿意足？就是那些本家，也有二百銀子一個，所以個個歡喜。這時天光，那太陽漸漸的要落了。剛走鄉下，才到街頭，殷大鵬道：「我們今天忙得算是有趣。但有一件事，我們都忘掉，你們可還記得嗎？」大眾左思右想，都記不得忘掉的是一件什麼事。忙問道：「大鵬，你說明了罷。我們委實是記不起來。」大鵬道：「那裡小鵬、三鵬也記不得嗎？」二人道：「我們也記不得。」大鵬大笑道：「你們真就糊塗，那裡自家不曾吃飯，竟沒一個記得了嗎？」大眾大笑道：「真是糊塗。還管一個不餓呢。」小鵬道：「不要以為不餓，先前忘掉倒也罷了，此時被他一提，忽然那肚皮真個就覺得餓得要死。」長貴道：「我們快些趕家去，好弄飯吃，此刻連我也有些餓了。」小鵬道：「我的意見，這幾個人跑了回去，也沒這口鍋來煮飯。菜沒處去買，忙也沒人去忙。最好我們就揀一片大館子裡吃他一飽，然後回去。但是主人一定是要長貴做的了。長貴叔叔，我不怕你多心，你平日兜包裡多分存不著三〇五〇個銅錢。此時雖然得著這份家當，恐怕腰裡還是空的。倒不要吃下肚去扣桌子腿。」

長貴一想小鵬的話倒也有理，腰裡便摸了一摸，暗道：諒情是吃不了的。幸虧我還有把算盤，出來的時候，便在那大娘房裡老老實實拿了他一包帶來。大約這班人再會吃些，交情他們〇多兩銀子也就數了。當下走著想著，不到多遠，卻是一蘇式館子，裡面三個大堂，座頭是很多的。這回才上晚市，館裡不過坐了一兩桌人。長貴一看，滿心大喜，便邀了大眾烘烘的走。該應這人家運氣好，剛剛坐滿了一個後堂。堂官一看這樣大宗生意，還有個不恭維的嗎？他就捧了一把筷子，那個抓了羹勺酒杯，安頓了座頭，便喊道：「那是一個主人。請問打多少酒，要什麼菜？」殷長貴道：「有理沒理，每桌先代我拿一斤酒，四個小碟，兩樣炒菜，然後再說。」這個走堂的倒也有點眼力，把殷長貴一望，暗道：這一個窮酸，我諒他腰裡沒有〇兩銀子。這一班吃食虎，大約沒有個二三〇兩，沒得結局，沒要吃到末了，錢頭不足，鬧個酒醉。而且裡面的人色很覺不倫不類，土農工商，龜奴屁賊，多分總是全的。但心裡雖這樣想法，那臉上便露出有點不甚情願做這個生意的樣了。所好長貴這人眼睛也是很亮的，見堂信有點嘴動身子懶的形像，心中早經明白，便從腰裡把那個一封掏出，「嘍」的向桌上一擲，道：「你放心啊，這許多人到你家來吃，總沒個寫帳的道理。」堂信看見這個封頭，不由的精神抖擻道：「先生們說那裡話來，寫帳也是錢，現錢也是錢。我們這館子裡同小館子不同，也要諒諒什麼人色，才得進來呢。他能坐上了我的座頭，總是個大闊老，絕不得有個吃白食的。」

小鵬聽了，又說道：「你這朋友的話一些不舛。這個座頭上，卻要有些份兒才坐得上去呢！你曉得叫你喊酒的是一個什麼人嗎？」堂信道：「小人眼生得很，卻認不清楚。」小鵬道：「他就是個殷〇萬。」堂信笑道：「莫說玩話，殷〇萬已死掉了。」小鵬道：「原因殷〇萬已死，他家相公承嗣他，才得領這分家財，做殷〇萬的呢！」堂信道：「朋友你這話是又欺人了。我同殷〇萬可算是緊鄰，他死後是他家二老爺家相公承嗣，名字叫大保兒。二老爺人好得很，我們是認識的。那裡是這一位嗎？」長貴見說，拍手大笑道：「你還在此做夢呢。大保兒倒久經下了水晶宮，又承嗣了龍王做乾兒子去了。」堂信聽見這句，恰巧鍋上已催端菜，堂信便一桌一桌的酒兒菜兒的送齊。又站在旁邊問道：「你們這句話可是真的？」長貴道：「怎樣不真！」就此便將大成廟寶塔開工，奶媽帶他在湖邊上看大子起駕，被炮驚了，落在湖裡淹死的話說了一遍。那堂館聽完太息道：「好一個孩子，又白又胖，個個都說他來得這筆家產，本是個大福相呢。原來還是這樣死場！」長貴聽了，說趣道：「你這人說話一點道理沒有。原因他樣子好，龍王才要他做兒子呢。」大眾本家道：「你這老頭子說這些冷話，也不怕損德。」

殷三鵬道：「陡然富貴，此刻不讓他說趣話，還有那個說嗎？但有一層，這事我要算第一個功臣，不是我們三個人主意好，這筆家當還有些懸呢。」長貴隔著桌子呸了一口道：「你莫說呆話了，那裡認真的死了一晝夜的孩子，他能救得？假如他真個起死回生，倒不得讓你搶走了。」小鵬道：「然則我們弟兄們一點功勞都沒有了？」長貴道：「怎樣沒有功勞，不是明明白白的還允許了你們每人加五〇兩銀子的嗎？」大鵬見說大喊道：「叔台你把話說清楚了！究竟還是加五〇兩銀子，還是加五百兩銀於？」長貴見說，故意把舌頭一伸道：「乖乖，好大口氣！拿一個小孩子的棺材，弟兄三個，每人要五百銀子，皇太子的龍槓也用不著這許多啊！幸虧好，此刻卻談起來，免得拿錢的時候說窮話。老姪台，不是我笑你們，你們這樣情形，都叫做窮人的心不得滿，定有一世窮呢。我叔叔窮了半世，卻沒這個脾氣，所以到今日碰上這一筆家產。你們也不想銀子是什麼樣子？五百銀子〇錠元寶，世上可有這樣容易尋的銀子嗎？說出句話來，就便要想敲個竹槓，也要在譜子上七不離八。這樣離三冒九的，可不要被人笑煞了嗎？人還要說你們是窮瘋了呢！」三人被他這一頓強辭，半晌氣得連話都回不出來。

小鵬想了一想，忽然觸起一事，便把桌子一拍道：「叔台，你不必有意欺人！凡事總要問心，你說那個能把棺材搶手蓋了蓋送出門去，每人正數之外加五百兩。卻不是只同我們兄弟三個說的，聽得人是多得很，那裡就沒有個見證，聽你圖賴嗎？」長貴見他想出見證，就向大眾擠一擠眼道：「難得你既想出見證，你且問一問他們，究竟是五〇還是五百？」大眾此時雖曉得長貴有心圖賴，一者因他已擠眼打了招呼，二者起先長貴一聲招呼五百銀子，可算個個都想，卻沒這個本領去尋，後來獨被他家弟兄三個尋去，不免有些妒忌。所以此時見他們五百、五〇的較量起來，一個說公話的沒有。便說道：「這些事件什麼叫做本錢，什麼叫做利錢，弄到幾個就罷了。可算都是家裡人，一定較量怎麼呢？」大家弄了一個四六加開的勸解，大鵬兄弟格外氣得死。

三鵬過了一息，忽然站起向大鵬、小鵬喊了起身道：「我們弟兄先有一個定議，惟今之計，莫說五〇兩，就連那二百兩我們都不要了。世上的事反覆無常，前天此刻，家當還是殷二、大保父子的呢，可料到今日，就歸了這一個出名的殷黑心。殷長貴如今他此刻有錢有勢，有些不要面孔的，那一個不拍他的馬屁？諒情沒有我弟兄說的話，我如今只有一個法門，他所以能頂殷〇萬的家私，是他有個兒子。他這兒子一死，立時他同殷二一樣，他就要站開。但我殷三鵬明人不做暗事，由今日起，他代我打一架鐵箱子，把他家兒子藏起來最好，設或收藏不密，被我三鵬搭著眼，我也請他同大保兒做伴頭去！我預備殺人償命，他長貴也只好拍手走了罷。」又指著殷長貴道：「你就要把個兒子保好了呢！」當下兄弟三人咬牙切齒出門而去。大眾也被這煞風景，便胡亂的加了幾樣菜，連忙吃飯算帳。

那走堂的堂信打過面水，忙到前面帳台上開了一片帳來，共計連酒飯菜點，一應在內，二〇四兩五錢八分，外加五錢小帳。殷長貴把封銀子向外一撩，原來這一封內卻是五錠小寶，便拿了三錠，一同走到帳櫃會帳。那管帳的忙把眼鏡一撐，拿了銀子向燈前一看，隨即將那元寶邊子用牙齒一咬，果然咬下一塊。跟後便招呼堂信近前，低低的說了幾句。畢竟這館裡管帳的同堂信所說何話，且聽下回分解。